

皎皎天上月
圆圆中秋节

天涯共此时

麦秀芳

“暑退九霄净，秋澄万景清”。眨眼间，盛夏消逝，几丝秋风化月明，中秋佳节又到了。

月上中天时分，我们相约在二弟家楼顶欢聚一堂，共贺中秋。我们在那张大圆桌上设一个大大的香案，摆上月饼、葡萄、柚子、菱角、芋头等应节食品。开始祭月了，大家都祈求国泰民安。祭月仪式过后，我妹妹向几个小朋友提出要求：每人表演一个与月亮有关的节目后才能品尝美食或者放烟花。

“我来吹葫芦丝。”读四年级的侄子丰丰第一个表演。他吹奏《彩云追月》，那流动、圆滑的音符如月亮穿过彩云，让人陶醉。

一曲吹罢，读六年级的希希开始绘声绘色地讲《嫦娥奔月》的故事。

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……”姨甥女琦琦则声情并茂地朗诵《春江花月夜》。

……
母亲看着这群小朋友，忽然略带感伤地说：“要是洲洲也能回来与我们一起赏月多好啊！不知道他在加拿大是否还记得家乡中秋的习俗？”

“肯定记得！”我毫不犹豫地回应了母亲。

想到离家千山、去国万里，于异国他乡工作因疫情未能回家团圆的儿子和儿媳，我的心里不禁掠过一丝惆怅。

我独自静静地靠着栏杆俯瞰着环绕半个小区的天沙河，月光下，河面波光粼粼。抬头仰望遥远的苍穹，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，被纤轻的云丝拽上了湛蓝的遥天。这时，在皎洁的月光下，一只大雁从河岸的草丛中起飞，倏忽一下便冲天飞走了。它也许飞过了千山万壑，飞过了千川万河……于迢迢千里之外逐梦。

“丁零零……丁零零……”一阵手机铃声把我从沉思中唤醒。打开一看，微信显示在我们家庭群里，身处加拿大的儿子和儿媳已打开了视频功能，他们正邀我共庆中秋节呢。

儿子与儿媳见我打开视频，迫不及待地向我们展示他俩在加拿大准备贺中秋的食物（加拿大与国内有时差）：广式月饼、栗子、芋头等等。我母亲见了，惊讶地说：“洲洲，你对中秋的习俗还是那么熟悉啊。”

“当然熟悉啦，怎会忘记咱们的传统节日！在加拿大的华人社区，过节的气氛很浓的。”儿子介绍道。

是的，儿子肯定不会忘记家乡的一切。记得2020年初，国内刚发生新冠疫情时，当时全国的口罩都严重缺货。儿子、儿媳在周末的两天时间内，几乎把爱德蒙顿市所有卖口罩的店都跑了一趟。好不容易才买到1000多个N95口罩，寄给国内的亲人。

犹记得2015年6月20日，世界杯女足比赛在爱德蒙顿举行。儿子当时还在学校读书。为了给中国队加油，他特意订了一面五星红旗。当日，中国队晋级八强。儿子与一大帮留学生高高地扬起五星红旗，欢呼雀跃，偌大的体育场简直成了五星红旗的海洋。

“妈，我已三年未归家了，多想回来过中秋啊。”儿子的话打断了我的回忆。

“对啊，月是故乡明！”我感慨道。

“每次同朋友闲谈，谈到故乡时，我总是自豪地介绍我的故乡是怎样赢得‘鹤山梁赞，世界咏春’这个美誉的。”儿子兴奋地说。

“听我妈妈说，与我们赤峰最近的灯笼河草原的草长得非常茂盛。等疫情结束后，我们都回来，要一起游遍大江南北，第一站去我们内蒙古，第二站回到广东……”儿媳描绘着南北游的路线图。

其实，团圆并不仅仅指空间距离的拉近。对于怀着同一梦想、同心协契、踵事增华的炎黄子孙而言，时间和空间都不曾稀释过什么，碧天明月、山河草木，无一不是家国情怀承载的客体，以此结成的精神血脉之纽带，也更恒长绵远。

此时此刻，圆盘似的月亮镶在澄澈的天幕中，像是在无量时间的流里被蜜浸润过似的，通体金黄，一片片轻云如波涛簇拥着它，好一幅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的美景。

中秋随想

刘红菱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对节日的概念越来越模糊。在我看来，节日无非只是一个法定的假期，又或者只是一个形式而已，每年都有，何必弄得隆重而烦琐呢？所以我家过节一向潦草和敷衍。究其原因，我想在心里我可能是怕过节的。说到节日，总离不开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吃吃喝喝，讲究的不外乎是热闹和团聚，而对我们这些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游子而言，不管是一大家子在一起的热闹还是和亲人相聚的团圆都是奢侈的。街市上营造得如火如荼的过节气氛；酒店里觥筹交错的火爆人流，都与我无关。久居他乡，感觉就如一颗蒲公英的种子，四处飘散，找不到落地生根的地方，不知哪里才是家。

记忆中，除了小时候，好像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家人在某个节日团圆过。年少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有个去远方的梦想，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我也不例外。自18岁离开家乡去异地求学后，我便离乡越来越远。在书上看到这句“把故乡，分装拆走，夜车千节”时，我沉默了许久，想了很多。对我们这些人来说，故乡大概只能成为符号静躺在诗里，从离开家乡的那天起，故乡便成了回不去的远方。在异乡无数个日日夜夜，总是害怕节日的到来，对“团圆”心生抵触。看着朋友圈里发的节日热闹的场景总是五味杂陈。人一旦远行，就只能寄托梦境重聚、还乡。

不同的节日，人们赋予的情感色彩各不相同。对中秋节来说，莫过于“团圆”二字。中秋节那晚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更圆，更明亮。人们看着圆月，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。所以，中秋又称“团圆节”。按我们老家的风俗，这一天，出嫁的女子是要带着丈夫回家与父母团聚，而我这个出嫁女在离家的这30多年里带着先生回家陪父母过中秋节的次数屈指可数。这浸淫着中国浓郁民俗气息的传统节日，除了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“月到中秋偏皎洁，且喜人间好时节”等诗句外，留给我的便只有小时候在家过中秋那些点滴回忆了。

小时候我特别喜欢过中秋节，那是我最喜欢的时光。外公外婆早早地就把桌子搬到了院子里，摆上月饼、水果和瓜子，吃过晚饭，一大家子坐在院子里一边吃着圆圆的月亮从天边升起，一边吃着零食，空气中飘着桂花的芳香，外公外婆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爸爸妈妈聊着闲话；我和弟弟偷偷跑到村子里的祠堂，与小伙伴们在明亮的月光下打夜仗、钻草垛、玩“老鹰抓小鸡”的游戏……对于那时的我来说，中秋节好吃的东西和难得一见的小伙伴远比中秋节本身来得更直接，更具吸引力，可能因为太小又或者根本领会不到中秋团圆的含义。成年后，漂泊异乡，多少次在“月圆人更圆”的中秋之夜独自咀嚼着心中的思念和孤寂的我，再次回忆起故乡的那轮挂在银河中如玉盘般的圆月，回忆起月光下一家人坐在飘着桂花香的小院中，吃着月饼，聊着闲话的平淡而普通的场景，我才知道原来中秋节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着月饼、聊家常，是件多么幸福而奢侈的事情。

“赌书消得泼茶香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”这样的欢乐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。在时光推攘的路上，谁还能够阻挡时光的流逝呢？虽然不愿意承认，但是光阴真的飞逝如电。以前在老家常听妈妈说：“年怕中秋，月怕半。”中秋，一年秋季的中期，只要过了中秋，季节变化就很明显，秋意也越来越浓。中秋一过，一年就过了一大半，剩下的时间便溃败如泥，年很快就来了，一年也就过去了。时光的流逝不仅让人感觉时间是真的去不复返，而且还让人生出恐慌，总不由得想去做什么？但终究我们什么也抓不住。

抬头间，窗外月光如泻，天上的月亮如盘，一如我小时候在故乡时看到的一样。每年的中秋都会如期而至，不同的只是人的心境。时间是线性流动的，也是循环往复的。今年的中秋不是去年的，去年又不是前年的。一切，在悄然发生着变化，但是又好像什么也没变，我不再是当年那个我，我好像还是当年那个看月亮的人。

借一轮圆月

秦延安

我抓紧时间办完单位的事，就打出租往长途汽车站赶，因为答应了母亲中秋节回家。还好，买上了最后一趟汽车票。车上挤满了人，也许大家都和我一样，想赶在中秋节前回家。

汽车出省城时，天色已经昏暗。一路上都是忽前忽后的车，闪着红色或黄色灯，如潮水般往家的方向奔跑。随着城际的空旷，路也变得通畅起来，汽车铆足了劲往前跑。八月的玉米与人比高，套种的大豆见风便摇响风铃。随着太阳的西沉，大地的暮霭升起，草木的身影也变得高大起来。天已经黑得看不清物什，山石和树木都如鬼魅般变得恐怖起来，车上的大多数乘客已经在轻微的颠簸中进入梦乡。在这黑漆漆的夜晚，我多想借一轮故乡的月，照亮这前进的路。

故乡的月，是一片皎洁，如童年的记忆一样纯真。那时的日子虽然苦得连电灯都没有保障，甚至连星火似的煤油灯都要计划着点，但村庄的夜晚却不从黑暗。特别是八月的月光，亮如白昼，甚至都能坐在月下穿针。很多星光朗照的夜晚，父母就坐在月光下劳动。从不知疲倦的我们，玩了一天仍不感觉累，就在那月光下追赶萤火虫，摸知了，捉迷藏，跳皮筋……在孩子的世界里，一轮银盘圆月就是一盏不灭的天灯，一片星斗满天便是魔幻的世界。跑困了玩累了，我们就躺在场院的凉席上，看着广袤的夜空，听奶奶讲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树的故事，享受月光如水的沐浴，数星星眨眼的次数，品中秋瓜果的芳香。那些流年岁月，如一轮圆月，装满记忆的温床，让人回想起来，总如村前的溪流一样清澈，如屋前的白杨一样挺拔。

故乡的月，是一片温情，如少年的情怀一样饱满。八月临近，秋收在望，稻子要割，玉米要掰，豆子要拔……一摊的事儿堆满了秋天的日子。虽然忙，但人们对中秋的重视程度却不减。见缝插针，忙中偷闲地走亲戚，乡人把这一种走动叫送节礼。送的礼物是水晶饼和酒水等，礼轻情意重。虽然地里的庄稼翘首期盼着等待回家，但客人上门，主家再忙也要盛情款待，好酒好菜地招呼。人们再意，也要留下来坐一晌吃一顿饭。若是谁家的农活多，亲友之间也会互相帮忙。这一种亲密的走动在中秋的碰撞中，产生了亲情的火花。记得那一年，我和父亲去给奶奶送月饼。孤老无依的奶奶从板柜里拿出珍藏的糕点让我吃。我咬了一口，突然吐了出来，原来点心心里已经长霉了。父亲生气地批评我，奶奶说都怪她无知，这糕点是春节时别人送她的，她一直给我留着……那些温暖的亲情，让我至今想起仍禁不住两眼湿润。虽然奶奶和父亲早已作古20多年了，但那些年年送节礼的温暖场面，依旧历历在目。而今快节奏的生活，让亲友们少了走动，即使过节也是象征性地来去匆匆，或者网上发个红包。这一种打折的亲情，让人不免怀念旧日的慢时光，还有那一轮温情的月。

我一直借着故乡的月前行，经历了考学失败、失业、失恋等无数个黑夜和苦闷的日子，终于从偏僻的山区一直走到城市，走到了今天衣食无忧的日子。

车像一位斗士终于冲出了重山的包围，随着熟悉的灯火闪现，月也在头顶上出现了。那皎洁的月光似水般，流淌在山川河谷，一地的清辉与明亮。下了长途车，我骑上共享单车往家赶。披着满身的月光，我一路狂蹬，终于看到了那熟悉的村庄和房子。推门，月光乘虚而进。屋内深处飘来一个妇人的声音：“回来啦！”我看到了那张熟悉的脸从昏暗中闪现出来。和从前一样，无论我回来得多晚，母亲都会守着月光等我回家，让我感觉故乡没有夜下黑。

屋子里生出了烟火气，屋外已经升到高空的月亮纤白光亮，圆如玉盘，让整个村庄都变得透亮起来……

中秋夜 啜田螺

冯活源

乡间的中秋之夜，颇宜啜田螺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过中秋节，人们除了日间的午饭和晚饭吃自制的捏粉（也叫糍粉），夜晚赏月时吃月饼、芋头、柚子之外，最为时兴的小食，就是啜田螺。当一轮明月悬挂夜空，柔和的月光洒满塘基，走在乡间的村巷，便听到了乡人的话语之中夹杂着一阵阵的啜螺声，边赏月，边聊天，边啜螺，巷子月光溶溶，此情此景令人倍感亲切。

临近中秋节，乡人都去捡田螺。那时的农田不施农药，田间都有田螺，大家携一个竹篓到村外的田间转个圈，就能捡到大半篓的田螺。记得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一个中秋节，离过节还有两天，母亲吩咐我去捡田螺。那时的农田已经开始施农药了，小鱼小虾没了，田螺也没了。我携了竹篓去旧村的锅底塘捞螺。螺跟田螺相似，只是个头小一点，吃起来味道相同。可螺螺长在水里，要将身子浸到塘水里去捞。那时节天气还很热，浸到塘水里凉快。因此，去锅底塘捞螺对于少年的我而言是一件惬意的事。何况，锅底塘的四周长着榕树和大头竹，遮挡了阳光，一片阴凉。在塘水里泡个把钟头，我便捞了半竹篓的螺螺。

中秋节的晚上，当家家户户在厅堂天井口摆开了月饼、芋头、香蕉、龙眼等食品准备拜祭月娘的时候，母亲已在厨房里为炒螺螺忙个不停。一盘已经洗净、剪掉了螺尾的螺螺，摆在灶头上。母亲先将油、盐放进铁锅，紧接着放入葱姜，煸炒出香味后，再倒入螺螺，翻炒一会儿，加进白酒、白糖、精盐、酱油，以及从菜园里采摘的紫苏，随着添加开水的“滋滋”声，虽然母亲快手快脚盖上了锅盖，但那诱人的紫苏香味还是钻入我们的鼻孔里，让人垂涎欲滴。

这当儿，家家户户都响起了炒螺声，也有的人家把炒熟的田螺端出门口，大声嚷道：“吃螺了！”村村尾里霎时间响起啜螺声。

最爱凑热闹的是那些妇人。之前，她们都忙于张罗中秋拜月，当拜祭月娘的事儿稍歇，便端着自家田螺从屋里走出来，让左右邻居品尝。此时，啜田螺成了乡间赏月的一个节目。

有的小孩子不懂啜田螺的方法，抓起田螺放进嘴里，使劲地啜着，螺肉就是不出来，急得嚷个不停。这个时候，那些当奶奶的老婆婆，或者是当妈妈的媳妇，就会手执田螺，告诉他一个方法：先在螺尾用嘴巴咬一口，然后掉转头螺，嘴巴含着螺口使劲一啜，那香甜脆口的螺肉一下子就被啜出来了。小孩子尝到了香喷喷、脆生生的螺肉，也像模像样地啜起来。

此时，村里的年轻姑娘，三五成群，端着一碗田螺，找一个僻静处，一边品尝田螺，一边说心事、聊人生。那时候，买中秋月饼不容易，一家人过节就买二三个月饼，仅够家人尝尝味道。唯有这田螺不用花钱买，只需花点时间到沟渠、池塘去捕捞，就可以吃上美味可口的炒螺，因此，深受乡人们的喜爱。

于是，在那个月色溶溶的秋夜，村里的姑娘们举头望明月，低头啜田螺，对着月娘诉说心事，望着浩瀚无垠的月色，祈祷着花好月圆。月上中天了，纵使那一缕缕螺香已经飘逸而去，但姑娘们的心里却是别有一番滋味绽放舌尖。如此，中秋节，啜田螺，成了村里姑娘们的一个聚会仪式。尽管岁月如流，但那紫苏炒田螺，或者是青椒炒螺螺，却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。